

什么是庄台

明白了什么是庄台，就基本懂得了淮河两岸行蓄洪区人民的牺牲付出。

庄台，与之对应的是水患。在频繁遭遇水患的环境下，淮河人民不得不利用庄台对抗水患，争取一片生存空间。

庄台是淮河流域行蓄洪区的独特村落形态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，当地村民为抵御频繁侵袭的洪水，在地势较高的地方，一次次用泥土垒筑高台，然后将房屋建在高台上，经年累月，形成了不易被洪水淹没的庄台。当行蓄洪区启用分洪，整个行蓄洪区成为一片汪洋，这些庄台仍高出水面，庄台房屋不会被水淹，村民仍可以在庄台上正常生活。

“如果把行蓄洪区比喻成一个大水盆，那么庄台就像一个个倒扣在水盆底部上的碗底。”阜南县委书记崔黎如此比喻说。对于很多未曾到过行蓄洪区、对庄台没了解、没概念的人，崔黎经常用这个比喻来解释。

庄台发展至今的全过程，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从低到高、一次次垒筑加高的过程，最终庄台得以不被洪水淹没，村民在庄台上有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和空间。第二个阶段是庄台环境优化，村民在庄台上从获取生存机会变为享受生活品质的过程。

庄台会“长高”。蒙洼蓄洪区位于安徽省阜南县长南部，为一狭长的天然蓄洪区。蒙洼在确定为蓄洪区前，区内原有群众自发修筑的庄台少、小、矮，低于蓄洪水位 0.5 米至 1.5 米。蒙洼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当地有一条濠河，濠河附近的一片洼地区域，故取名蒙洼（也可写作濛洼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于 1953 年至 1956 年由政府投资先后铲除废庄 99 座、修筑庄台 106 座。1983 年至 1985 年，由于庄台被洪水冲刷和人口增长，已有庄台逐渐不敷使用，国家再次投资扩建新建部分庄台。1991 年大水后，对部分庄台再次进行加固维修，庄台按人均 21 平方米设计，台顶高程超设计洪水位 2 米。

72 岁的郑继超老人，家住阜南县王家坝李郢村郑台孜庄台。他告诉记者，在他的记忆中王家坝闸启用过十多次，有的一年内开启两次，每次开闸分洪，村民就要撤回到庄台上。

之前的庄台并没有如今这么高。目前，郑台孜庄台海拔高度 31.2 米。这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加高加固垒起来的。郑继超说，他印象最深的是 1968 年淮河大水，房屋倒塌，水里还漂着桌子柜子、死猪死羊，一想起来就觉得害怕。

因为水患频繁，庄台经济水平发展滞后，人居环境较差。

“出门一线天，污水靠蒸发，垃圾靠风刮。”这句在蒙洼蓄洪区广泛流传的顺口溜，道出了庄台上的窘境。蒙洼庄台建成年代早，人均占地设计标准偏低，随着人口增长，生产生活发展空间不足，制约了庄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房屋拥挤无序，每户房屋间隔极小，居民出门“一线天”现象比比皆是，再加上水、电、地下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空白，卫生环境堪忧，是淮流行蓄洪区的深度贫困地区，也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。

近年来的脱贫攻坚，让庄台面貌彻底转变，庄台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。

脱贫攻坚以来，安徽省按照“减总量、优存量、建新村、分步走”的要求，有序推进庄台整治、安全建设等工作。安徽淮流行蓄洪区修建各类农村道路 1416 公里，实施电网升级改造项目 178 个，新改扩建农安安全工程 41 个、学校 482 所、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276 个，累计投资近 30 亿元。

以蒙洼蓄洪区为例，阜南县先后成立了阜南县蒙洼洼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大对蒙洼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，把庄台居民搬迁和村居环境整治作为两大抓手。

在搬迁方面，阜南县原有庄台人口 15.4 万人，其中已搬迁到保庄圩 0.5 万人，外迁县城 1.4 万人。2018 年实际搬迁安置 1204 户 4664 人，四个安置点均在现有保庄圩，目前全部竣工，安置房分配工作已完成。2019 年，阜南县蒙洼居民迁建 3901 户 13258 人。今年计划实施 4004 户 15128 人，其一是在现有保庄圩安置 3225 户 12901 人，安置区工程已全部开工，2021 年底前完成搬迁入住。其二是迁至行蓄洪区外安置 779 户 2227 人，外迁安置补助资金已全部拨付。

在村居环境整治方面，每个庄台按照“净化、硬化、绿化、亮化、美化”标准，完善基础设施；因地制宜建设小广场，并配套公厕等设施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现蒙洼乡镇全覆盖，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；改造濠洼地区 110 千伏电源点不足，35 千伏网架薄弱，变电站“串灯笼”和单电源供电等问题；疏通信息“死胡同”，确保光纤覆盖到庄台，在全县率先实现数据共享。同时，按照“减总量、优存量、建新村、分步走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庄台总人口，鼓励人口外迁。（记者程士华）



▲这是 7 月 20 日拍摄的被洪水包围的郑台孜庄台（无人机照片）。

新华社记者黄博涵摄

泪水与希望

洪灾中的普通面孔

本报记者程士华、水金辰、张紫斐

持续多日暴雨，淮河洪水来袭，淮润河集河段水位创历史新高。安徽蒙洼蓄洪区、姜唐湖等行蓄洪区先后启用分洪，有效降低上下游水位，减轻防汛压力。近日，记者走访安徽行蓄洪区受灾群众。洪水损失惨重难以承受的哭诉，舍小家保大家的牺牲付出，遭受重创后的再次出发，无一不让人动容。

男儿有泪不轻弹

25 岁的孔祥玉是一名退役军人。他说，长大以后，不管是军旅生活的磨炼，还是事业的打拼，他从未流过一滴泪。如今，看着洪水淹没的上百亩灾实，所有的投入和付出化为乌有，这个年轻人哭得无法自制，哽咽得话都几乎说不出来。

退役后，孔祥玉在城里打拼多年后决定回到老家。今年初，他流转了村里的上百亩地，将多年积蓄悉数拿出，又借了些钱，发展高品质灾实。

用他的话说，灾实浑身都是宝：鸡头杆可以做蔬菜，鸡头果可以做口籽和剥米。3 月播种，5 月移栽，7 月采收，眼看收获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孔祥玉提前将冲籽机、真空机、礼盒制备齐全，准备早些上市，能卖个好价钱。

进入 7 月，淮河的雨便下个不停。孔祥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中旬以后，他每天到离家不远的姜唐湖退水闸趴着看淮河水位。24 米、25 米、26 米了……水位在快速上升，一向沉稳的他开始焦虑起来。灾实还有三五天就能成熟采摘，一亩地投入 2000 多块，一旦被淹，他将倾家荡产。

行蓄洪区运用准备的通知还是来了。7 月 20 日凌晨 4 点，孔祥玉刚帮住在邱家湖的舅舅家搬完行蓄洪区内的厂房设备，准备休息时，只见窗外晃着一盏盏探照灯，听得村民们匆忙地跑步声，“快！姜唐湖要蓄洪了！抓紧转移。”顾不得疲倦，他和两个亲戚沿着泥泞小路，将库区厂房里的真空机、脱皮机、冲籽机抢了上来。时至 9 点，人员不再允许下湖抢救。中午 1 点，随着临淮闸闸门缓缓打开，姜唐湖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行蓄洪。

望着洪水漫过自家田地，孔祥玉有些茫然。“全完了！眼瞅着长势喜人的灾实在汹涌洪水的冲击下成了断枝残叶，散落四处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”诉说之时，孔祥玉几度停顿哽咽。成长于这片土地，他喜欢农业，此前一直从事大田管理、种植和养殖技术顾问，“这些天好多次做梦都是水退了，灾实能好好地加工出来。”

爱人外出时，他一个人坐在床边，看着抖音里曾经发的灾实生长视频，抽泣着。两个孩子，一个三岁、一个七个月，每个月的家庭开支是 3000 元；以前隔三岔五地买些水果回家，现在也不得不压缩支出；望着微信群里，同行们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灾实加工，他只能默默地看着，直到手机屏幕变黑……

生活还要继续。蓄洪一周，孔祥玉几乎每天都赶到村部，询问什么时候上报灾情。补贴，是他现在最大的期望。这段时间，同乡的种植、养殖户们盛传可能会按照粮食价格补贴，他心里有些发慌。“担心赔偿搞‘一刀切’，不统计特色种养门类。”孔祥玉说，他希望能把成本补上来，这样他还有信心做现代农业。

为“艾”流泪

如果没有这场洪水，郭国军此刻或许正在数着卖艾草的钱。

因病致贫的郭国军，2017 年开始借款发展特色种植，一共流转了 50 余亩土地，用于种植艾草，每年可以收成三茬，收入 20 余万元，2019 年靠此脱了贫。原本信心满满，打算今年挣到钱把剩下的 10 余万欠款还清，同时再流转 200 亩土地。没想到，一场洪水打断了他的计划。

52 岁的郭国军，是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种植大户。7 月 19 日夜，当得知蒙洼蓄洪区要做好启用准备时，他心头一惊，



▲7 月 21 日，安徽阜南王家坝镇和潜村自由庄台上的驻村干部、医生和部分村民（手机照片）。

新华社记者李亚彪摄

因为自己刚收的 50 余吨艾草还堆在地里，那是他的脱贫法宝，也是他的命根子。

郭国军连夜租了两辆四轮车抢运艾草。可是，要把每捆 10 公斤重的艾草搬运到路边的车上，十分耗费人力和体力。忙活一夜，郭国军和亲戚朋友才运了不到一半。

眼瞅着上游泄洪的水很快就到眼前，郭国军急得赶紧求助乡镇，听说镇上刚到了一批前来支援的河南消防指战员。挂了电话没多久，郭国军看到一群身着蓝色制服的消防指战员从堤坝小跑来。“原以为来十个人就很好了，没想到来了四十几个人。看到他们，我瞬间松了口气，觉得自己有救了。”在这群消防指战员帮助下，郭国军转移完了所收艾草。但是，他的 50 亩艾草根全部泡在了水里。

郭国军说，既然身为沿淮儿女，有这份责任舍小家保大家。但是，当谈起多年经营的产业成了泡影，他还是忍不住掩面抽泣起来，“这么泡下去，水退后根子也会烂掉，只能拔了重新买苗、栽种，又是一大笔钱啊。而且种植有周期，今年就无法再收成，外面欠的款咋还啊。”

短缺

小袋嫩玉米棒，半篮子花生，堂屋墙角正晾晒的青毛豆，还有十来个尚未熟透的桃子，这些都是李明珍老人从洪水里捞出来的。

“家里有点菜，总比没有强。”65 岁的李明珍老人为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欣慰。这些捞出来的口粮，在洪水围庄的情况下，可以发挥救急作用。儿子儿媳都已经外出务工，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带着一个小孙子。

在开闸放水前，她原本想买一袋面粉和大米备在家里，但因为涨水比较快，她担心回庄台的路被洪水淹没无法回家，买了袋面粉就匆忙往回赶。“面粉宽裕些，米几乎要吃光了，都算上的话，估计还能吃个四五天吧。”她说，家里不仅缺米，蔬菜更短缺。

7 月 23 日中午，也就是蒙洼蓄洪区启用后被洪水围困在庄台上第四天，李明珍想给家人做面条吃，但因为家里找不到一片青菜叶，她就到野地里就地取材，掐了几把野菜下面条。“下面条没有青菜，不仅我孙子不爱吃，连大人也吃不下。好多年没吃野菜了，没想到因为洪水，又开始吃了。”她说。

很幸运的是，23 日下午，李明珍老人收到了庄台临时党支部送来的免费蔬菜包，其中有 5 斤洋葱、5 斤土豆、1 斤绿豆。她把洋葱、土豆、绿豆拿出来放在案板上。“这些估计够我们家吃上四五天了。”她说。

她告诉记者，最头疼的是她的膝盖关节疼痛问题。不摸不碰没感觉，只要碰一下，感觉就像针扎一般，特别难受。不知是洪水来了湿气大的缘故，还是自己年龄大得了关节炎。

在洪水围庄的情况下，去看医生是不可能的事。王家坝闸开启泄洪的当天，庄台上进驻了阜南县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。医生用中药熏蒸法帮她减缓疼痛。“熏蒸几次后，我的膝盖感觉好一些了。”李明珍说。

变化

在淮河边，雨几乎下个不停。王家坝关闸 3 天后，蒙洼蓄洪区的王家坝镇李郢村刘郢庄台的洪水大都已经退去。86 岁的刘克义乘着小儿子的汽车去保庄圩里理了发。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
生于淮河边、长于淮河边的他，见证了千里淮河的今昔巨变。

近 70 年，刘克义经历了这里的 16 次蓄洪。“20 号，水位一直到 29.75 米才拔闸，以往从未达到这一高度。”刘克义说，为了不蓄洪，县里硬是撑到了最后。

这一次，他最是心安。蓄洪时，洪水到达台托三分之一，三三两两的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村口广场吃饭。“原来台子低，洪水一来，房子倒塌，保命是第一大事。”刘克义说，这些年，庄台抬高三次、加固三次，危房做了改造。31.5 米高的庄台不怕水了，水绕庄台四周，村民在家依然睡得踏实。

精神价值

信，作者从“林县商业局稿纸”的抄写，结合时代特点，有理有据理清了信件脉络，使人信服，又看到两省间恳切真挚的来往。又如，王家庄村民分住在红旗渠的上下；平顺县两次更改战备渠设计方案，照顾红旗渠的利益；1994 年红旗渠二次技改指挥部设在王家庄村等，都是珍贵的史料。

对于红旗渠的一些负面影响，作者也没有回避，而是一一列出，警示后人。如崔家庄崔小丽被修渠的炮声震坏耳膜，留下了几十年的后遗症。书中还列出了平顺县发生溺亡事故的 28 人名单，1966 年平顺林县争水事件等。浩大的红旗渠平顺段工程，必然使浊漳河沿岸上万群众和林县数万民工发生交集，人性闪出了良善的光辉。书中细致地描写了平顺人民顾全大局，牺牲小我的事迹：一个小村要安排河南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民工队伍，有房腾房，有场腾场，全县沿线村庄共提供 5000 间以上住房。林县人

精神价值

要求用玉茭面换白面时，崔家庄人说：我们对林县人是心贴心，他们对我们也是实打实。
 一河两县的红旗渠，如友情的丝带，将平顺、林县两地人民连接在一起。1969 年，王家庄修东风桥工地，“谁英雄谁好汉，建桥工地比比看”的口号，见证了林州石匠的援助之情。1970 年，林县送人车马给西沟村。1999 年，林县原县委书记杨贵给白杨坡小学捐款 1000 元，带动了村里人的捐助热情，也解释了杨贵小学命名的缘由。2018 年，杨贵逝世时，白杨坡村村民在村里布置了灵堂，在红旗渠纪念碑前献上花圈。

善言善行结出了善果。白杨坡下的改云桥，以勇于救人的女英雄名字命名；林县人王喜生娶了平顺姑娘，喜上心头；崔群方修渠时认的干女儿纪秋莲，几十年后，仍然照顾着“干弟弟”；林县豫剧团导演李银生到平顺十年后，成了平顺剧团团长。
 作者以创作散文见长，在这本纪实作品中仍然保持了散文的风格。在章节安排上，全书共分“山西决策、平顺迎客、太行铭记、杨贵避难、渠水激荡、友谊桥梁”六章，时间跨度长达 50 多年。书后附有“红旗渠平顺段年谱”，便于读者快速理出事件的头绪。
 第一章“你好，浊漳河”一节，以红旗渠倡议人杨贵踏访考察浊漳河沿岸角度入手，进而引出大禹精神，把杨贵比喻为新时代的大禹。第六章中写“你好，红旗渠”，作者饱蘸笔墨，以最深情的语言歌颂红旗渠的精神和平顺的劳模精神，简直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。把“红、旗、渠”三个字拆开，分别剖析，分头倾诉：“红”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系列崭新的特征辉映得闪闪、红彤彤，“旗”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，“渠”揭示了自然特性（水到渠成），昭示精神特质（渠清如许）。

“人工天河”之源的精神价值

世人皆知，上世纪 60 年代的红旗渠是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“人工天河”，但大多数人对其源头所在地的山西平顺县知之不多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在红旗渠上游发生了怎样的周折，凝聚了怎样的共识，编织了怎样的纽带？申树凤的长篇纪实文学《红旗渠源头的故事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，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。

这本书我通读几遍，书中真善美的描绘，一直撞击着我的心灵，大有不写出不快、不共享不悦的感觉。
 如何拨开迷雾还原真相，给后人和历史一个合理的交代？颇费周折。引漳入林，从何处引水，当时就有从潞城县辛安村、平顺县候壁村、平顺县北耽车村等多个方案，后来几经权衡，确定了如今的红旗渠格局。再如，当时山西省委同意引漳入林工程的